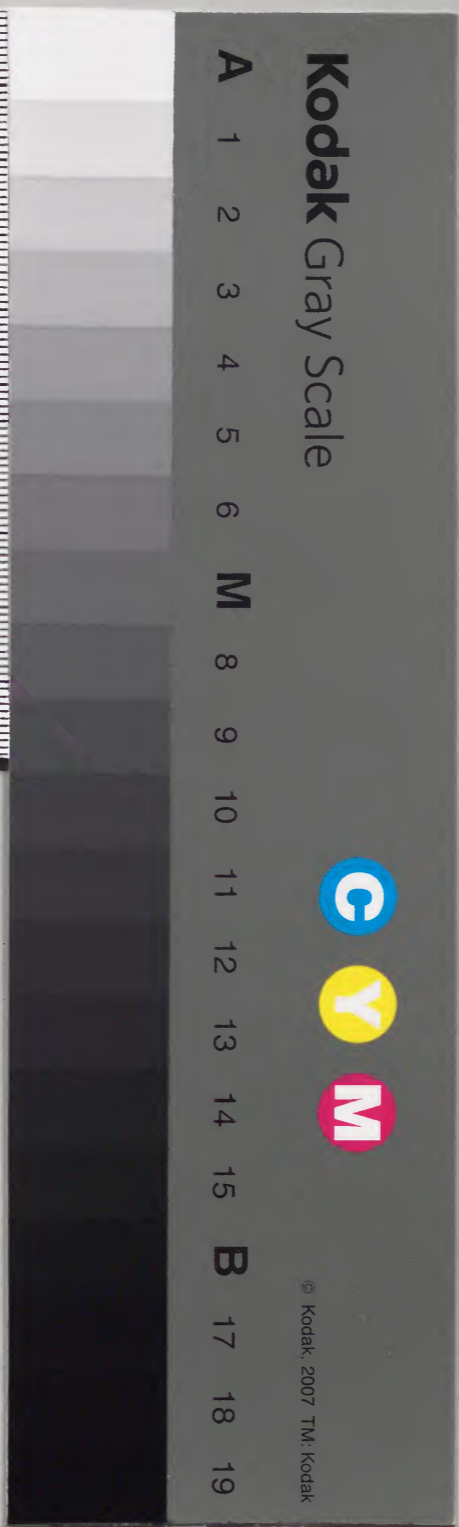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四
〇	一	二	三
五	二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四	〇	漢
函	一	四	書
冊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0
冊數	105 (93)
函號	281 21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

道學二

程氏門人

劉絢

李顥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惇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

適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行二
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
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
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
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
吾無疑焉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
郎卒程顥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
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劉絢
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
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
瞻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顥有泚與
程顥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顥
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
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光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
天下士程顥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講
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

宋史卷四十八 列傳 二
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
范純仁守穎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
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
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
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
讀書所致爾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
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
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
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治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

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
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
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
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
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王次子洙字師魯
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
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

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篤行願既汲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平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宜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

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關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願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實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甚力既召正左司諫

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至九江上奏曰
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
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
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
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
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
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
兼侍讀而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
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
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
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
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
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
臣人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
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
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
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
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

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
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
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
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
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
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
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
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
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令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
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

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
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
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
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比
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急侵
尋腴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
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
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
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

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
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
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
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
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病
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
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
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
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

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
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
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
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
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
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
之浚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于程
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

蓋鮮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子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偃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顥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

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況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城都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

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

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
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
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
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
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
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
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
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
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

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閑
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
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
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
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
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
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
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
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
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

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

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狹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

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恭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恭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

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濟方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褻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褻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

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
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
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
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
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
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
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
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
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
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
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
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
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
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
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
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

業沙縣陳淵揚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克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何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

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

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

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

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
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
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
心猶食之克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
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
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
賚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
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闢風而起固不若
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

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
克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
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
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
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
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適事
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闔門內外夷

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
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
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
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
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
在於未有洒然水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
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
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
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
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
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
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
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
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
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
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

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曰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

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愚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

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

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
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
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
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
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
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
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
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
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

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
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私
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疏
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
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
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
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
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

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夫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二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

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候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擇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

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克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

萬曆二十七年刊

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在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

邪佞克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蕭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部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

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

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命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

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
擇其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
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
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
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
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厚而便嬖側媚
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
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
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

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
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
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
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
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

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林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

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
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
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
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
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
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林之
徒勢熖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
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
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
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
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
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
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
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
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
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宋史卷四十九
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
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闖
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
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
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
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
媠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
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
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

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
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
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
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
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
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
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
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

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陷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

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

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
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
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
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
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
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
之而土居豪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
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主上書訟
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
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

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
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
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
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
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
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
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
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
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
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

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嚙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

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竢然
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
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
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
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
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
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
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
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
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興衛入宮之後暫
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
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
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
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
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
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
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
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
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則
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
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
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
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
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
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
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

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
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
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
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
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
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
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
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
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
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

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
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
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
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
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
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
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
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
始祖已爲得禮之王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
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

堂不以闕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
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
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
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
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
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
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
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
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旣相收召四方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 十九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
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
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
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
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
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
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
宗孝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
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
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
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
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
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
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
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
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

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
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
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
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
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
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
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
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

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
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
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
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
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
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
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
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
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

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
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
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
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
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
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
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
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
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

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
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
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
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
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
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

仁親切之旨告之棧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
有人矣棧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磨補
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
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棧時
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
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
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
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
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

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
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
沒棧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
翼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
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
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
誤以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
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
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

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棧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棧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曾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

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棧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

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棾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
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
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
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
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
竦聽改容棾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
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

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
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
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
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
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
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棾亦
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棾曰
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
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
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棾言卽詔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 四十一
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
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
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
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
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
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
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
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
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

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
死栻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
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
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
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
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
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

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
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棧首劾大
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
除罪羣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棧
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
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
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棧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
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
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帖勢希賞廣招
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棧劾大辨詐譖所招流民
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
易他郡棧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
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棧有公
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上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

日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家法嚴重。乃以白毋。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他出。幹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卽位。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毋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也。語及編禮書。獨

以喪祭一編屬幹。熹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緘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

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
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鞠
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
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
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
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
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
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
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
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

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
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
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
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
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
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
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
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若官
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

用其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
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
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
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
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
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
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
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灤山再拜雨卽至後
三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
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

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
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
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
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
屈乎先是榦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
用左右親信之人徃徃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
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
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
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
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

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若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

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

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

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以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

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倅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疊疊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

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
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
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
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
逸九江守以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
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
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
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
其說燾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
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
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
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隄保之尤無良者易置
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勞燾白于漕帥修之自
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
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
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燾
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曰錢
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
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

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卽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裹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竝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克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

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口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止善處

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
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
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
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
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
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
二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治洽請於縣貸常平米
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

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權
辨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
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
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
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
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
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
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
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政
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

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
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
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
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
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
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
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
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
上于郡黥之湖南鄆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

以徃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延見隅官
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懼心未
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
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
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
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
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
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
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
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

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
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
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卽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
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
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
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
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
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
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擗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

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
儉黃榦趙宗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
李闕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塋趙汝諧陳
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
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
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櫛櫛賜
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
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
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

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

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馴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

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因循序用功便自有見
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
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
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
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
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
於當今而無不冝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
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
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
實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

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鎮鄒不容有
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
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
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
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法名徇
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
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
郡庠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
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

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闕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語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

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旣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二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

校崇政化爲本歲謹行振給有方王蘭劉頴薦于朝除
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
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閎等書參訂行
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
代桑柘毀廬屋莩殍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
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奉乞
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
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旣歸里幅巾深衣
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
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先
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
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三十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十

開府儀同司上柱國監軍重事許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子臚附 尹樞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弟儼附

李之才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始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廟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

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善興事國庠服膺儒業計尋故
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
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
帶銀器繪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
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
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繪缺
然踏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
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
及聶崇義荅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

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
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
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
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
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譔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
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瑛琮八寸及璧羨
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
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
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
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
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
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
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
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
謚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
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
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大

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
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
得便入周圍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
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
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
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
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
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
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
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

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事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遵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摺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又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

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聶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金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饒釜所以燔禘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

載金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
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
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
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
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
嘲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龔雖然三箇耳其奈不
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
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
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

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
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
昺以是監處楚秦間秦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爲急請改
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
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爲諸王府
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端拱初賜金紫累
遷金部郎中真宗卽位改司勳郎中俄知審刑院以昺
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
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
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

慕清崔倕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
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勲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
初置講讀之職卽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
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
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
內艱以昺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
願霑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
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
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
能傳寫今板本大僑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

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
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
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
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
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
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一
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
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
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
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

權本州何須假耶曷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
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卽
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
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
賜之預宴者皆賦曷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
允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
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
曷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
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
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
於色以曷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
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曷多采其說爲對又
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
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曠爲甚蓋
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
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絲千匹國朝故事非
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曷與郭贄者以
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
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

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士
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
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
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
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
賜之昺言家無遺藁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
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昺在東宮
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
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
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

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爲臣之道當若
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
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
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先是咸
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
鞠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就太常
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
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
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爲三司判官後至祠部

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川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

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旣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

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
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
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
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
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
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
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
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
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
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

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
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
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遠勞民庶盤游不
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
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
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
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游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
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
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

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
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
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
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
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
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
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
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
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
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感
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倏從姦佞遠棄京師
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
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
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
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
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
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
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感國縻爵姑息於繼遷
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

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邊豆簋簠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

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

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
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
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與朴忠
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
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
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
醮張燕費甚廣輿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
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
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
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
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
以帛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
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
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
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
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
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
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
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
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

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
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
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典奉鬼神適崇妖
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
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
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
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發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
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脩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
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

事爲言頗施行焉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
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
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
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
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畫
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
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
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
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

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
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
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
諸學生獨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卽席賦詩太
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輿入謝又命講老子賜
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
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
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輿還而輿遂死
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輿性方重

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
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
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
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
施罍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
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從饗
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
臣當諡者或旣葬乃請輿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
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
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里所稱
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薰及李暉皆常師事焉
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
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
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
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
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禪聖化賜坐令
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
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
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
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
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
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
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
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
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
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卽自門
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
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
後出其爲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
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爲考試官調滁州軍
事推官太宗卽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
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
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
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
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
爲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
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
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
其爲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
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
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
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
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
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
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
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
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

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滇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垆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授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爲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卽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

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
頗以經術受知卽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司
業卽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
至維自耻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
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卽賜以金紫及爲祭酒又
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
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原
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
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
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

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二十餘
萬爲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
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壻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
畢爲恨景德四年錄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宣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
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未字子家
未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
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
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皇

太子經元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爲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
封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諡夫子爲褒成宣尼公
王莽以均爲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
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
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
魏爲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
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
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

懿生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
鮮生乘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二年封
乘爲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祕
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
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渠生
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
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
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
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授二年賜德倫

聖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璠之玄宗開元中歷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璠之爲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璠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爲兗州司馬陷於東平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晳歸魯詔以惟晳爲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惟晳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克春秋奉祀自璠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

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爲曲阜主簿三年遷襲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

賈所集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命宜知縣事後以爲南
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
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
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
礪廉隅丞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
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
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
貢方物爲謝詔褻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
詔督軍糧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
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爲曲阜主簿歷閭長萬二令真宗

至道二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
白金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
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
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聖
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東
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至兗州
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氏宗屬並
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從臣觀古
碑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

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爲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滯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克奉祠廟時最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命本州選儒生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最爲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及第從改名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

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爲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爲左拾遺選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爲吳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爲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爲觀察判官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克判官以斷獄悞失罷職守本官卽位拜

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
均田疏命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
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
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
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
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
車執綬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
坐請託有司爲所親求便官出爲保大軍行軍司馬乾
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
宗謚冊文當時稱其迥麗篤信釋氏賭佛像必拜性多

疑在鄜州官舍嘗召圻墁者治堂堂以帛蒙其目人皆
笑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曠字文炳雍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官
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爲曹國公元
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在資贊導維迂儒循
默不能規戒聞崔彛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
對遷都官員外郎克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
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穎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郎直史館

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爲宣武
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
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
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爲右補闕明年轉侍御
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
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寇趙延壽鎮常山以
拙爲掌書記漢初召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
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克直學士奉使荆南
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
錄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
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
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
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
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
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
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
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爲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
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

宋史卷四十三 五傳 三十一
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頌公卿如古禮奉詔
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
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
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
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克弘
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止可在學官宰相桑維翰
聞之卽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爲祭酒漢乾佑中拜尚書
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
十萬貫止其侵剽契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
卿事世宗卽位真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

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
之宗師乃薦神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
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
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
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卽位加少
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
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
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
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
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

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穀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爲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遊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虜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晟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

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
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
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
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
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
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
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
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
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領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

上卽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
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
甚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
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
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
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
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
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
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

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秘閣
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筭雉免首
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
卽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伏子宥大中祥符五
年進士爲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倓倓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
雍熙中爲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爲國學
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
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
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

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
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
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
九經詞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
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
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
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
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
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
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克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

年七十九偓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
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
中一先生或言姓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
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
異臣聞刀用爲角音權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
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卽特賜緋
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曰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
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
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

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
之才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之亦謹卒能受易時蘇舜
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
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
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
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
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
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

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仕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博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明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三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侏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鑿

李覲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瑒

胡旦字周父濱州勃海人少不羈才博學能文辭舉進

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
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
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
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
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
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
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
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
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
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宜防

實彭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
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
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
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
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
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
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
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
未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
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龜裘皮履羊弓

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
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
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
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
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
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饑粟
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
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
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
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

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
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
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熟有
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扞
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
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
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
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
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

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
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
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爲後繼今
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
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
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爲左
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脩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
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儔書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
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
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

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
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旣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
善中宮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
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
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
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
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旣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
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旣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

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
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
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
所薄旣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
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
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
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
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
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

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旣白宜明告天
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
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
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
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
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寇王
無忌及其門人諡同日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
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
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
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
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
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種放學于終南
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
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
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

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
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
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
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
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
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
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
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
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

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介既爲學宮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
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
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
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遷復
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
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
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
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
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
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
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
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
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
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
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
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

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
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
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
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
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
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書開闈
闈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泚泚震搖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
聞皇帝感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
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

予筮鑪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
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
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
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
屢竭契丹忘義禱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
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
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銀鐵寵名大官以

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
賚予子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子黃
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礙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模其
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
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礫礫忠誠特達祿微身
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
叩予榻襄雖小官多聞予徽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
粹慤與脩雋疋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

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
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
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蹶躅重足屏息交
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稜墮玉
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
馬墜鐙失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未爲屬國

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
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
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
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
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
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
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
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
為之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君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

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
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
免斂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
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
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
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
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二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

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
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
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
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
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
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
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
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
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
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子

至不能容取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
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喜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
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旣卒詔賻其
家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
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曆
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

院檢討未入謝道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
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
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與與周景王同
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
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
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
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
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
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

開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
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
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
用兵之法四歛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
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
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
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
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爲兵柵要衝
購盜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爲渠
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

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旣爲太室連作

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名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

憲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
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
子當其時居太室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
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
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
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
無以知窻闔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
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
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戩南饗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
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
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
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
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
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
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
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
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
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

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

窻是謂八窻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何涉字濟川南兗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

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
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
款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
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徙嘉州用文彥
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
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
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
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
在軍中亦嘗謂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
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
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
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
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
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
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
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
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

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旣沒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

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爲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廬必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

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
頽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
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
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生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
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
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
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
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正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
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
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董

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
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
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義名此
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
去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
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疆舌不語下
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
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
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
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

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
徻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
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
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會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
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
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
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
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
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
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

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
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
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
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
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歎而我
歎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
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
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
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

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內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主簿諡諷評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人所取惟王
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填撫四方親附
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
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
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
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
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
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
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
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汙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旣上遷太常丞進駕
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
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
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
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大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
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
津繼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
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
百五十卷與陽樂書並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終

